

二十九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(剧本)

贺 昌 (九十五)

□ 刘树亮

第二十四集 革命第一 ②

陈其寿竖起大拇指：“不愧是名门之后，说得可都在行呀！”

陈志皋：“我就说嘛，孙先生介绍的人还会有错的？”

陈其寿：“这画简练，可题跋写得太草，真叫人难以分辨！”

黄慕兰指着题跋一字一顿地：“‘月摇庭下珍，风递谷中香。’”

孙晓村插话说：“这两句都是在赞美兰花。”

黄慕兰：“是，这兰花孔子当年就曾称它为‘王者之香’。它生于山林，澹然自处，甘于寂寞，‘不以无人而不芳’，历来被当作崇高人格的象征。”

孙晓村补充说：“画家则常以它来寄托自己高洁的胸臆。”

众赞赏地点头。

黄慕兰接着指指画面上的荆条：“旁边这荆条常指小人，文彭把它画得比兰花高，借以发泄胸中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的愤懑。”

陈其寿：“噢，原来这寥寥几笔画还有这么深刻的寓意？”

黄慕兰：“那可不，要不人们会那么喜欢名人字画吗？”

孙晓村：“那你叫慕兰，是不是意在鼓励自己也像兰花一样，不图名利，甘于默默无闻地为大地散发幽香呢？”

黄慕兰：“这是我现在的心态。”

陈志皋：“那当年呢？”

黄慕兰：“当年的我可不是这样。”

孙晓村：“早年一定也是个很有抱负的人。”

黄慕兰：“是的，小时候雄心勃勃，巾帼哪肯让须眉？叫慕兰仰慕的不是兰花，而是女英雄花木兰啊！”

陈其寿竖起大拇指：“有志气，黄女士有志气！”

黄慕兰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滚进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。”

陈其寿：“那你参加的是……”

黄慕兰：“我参加的是共产党。”

众皆吃惊地：“是共产党？！”

黄慕兰从容地：“那是1926年的事了。那时候我年幼无知，总想为社会做点什么，一失足陷入共产泥坑，在武汉干了几个月共产党。”

孙晓村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黄慕兰：“不几天，共产党失败了，我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空，很想改掉这个名字。可又一想，觉得何不学学那兰花呢，为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嘛。”

陈志皋：“年轻人走走弯路在一定程度上说不准还是件好事呢！”

孙晓村：“其实也是！”

陈其寿：“听说那时共产党在武汉组织过裸体游行，你当时就没有唾骂他们？”

黄慕兰：“我早已脱离共产党了，不会替共产党说话。不过那个报道实实在在是对共产党的诬陷。”

陈志皋：“事实真相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慕兰：“那场风波全由汉口恶少黄震龙煽起。共产党不仅没有提倡和组织，而且制止该风波的恰恰正是共产党。”

(幻入)

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“三一八”纪念大会会场

主席台上端坐着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的夫人陈其媛、中共中央委员兼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张金保(女)和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的夫人唐凌珂等。正前方坐着大会主持人——穿一身灰色军装、腰间扎着皮带的黄慕兰。

台下是十余万兴高采烈的群众(女的占绝大多数)和维持秩序的英姿飒爽的女纠察队员。

黄慕兰一声高喊：“准备开始！”

接着，浩大无际的人群，排成一块块方形的队伍，整齐有序地开始行进。雄壮的《国际歌》歌声随即响彻云霄：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……”

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央军校女生队，灰色的军衣、军帽和绑腿，肩头荷着的步枪乌黑油亮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。

中央军校的女生队过去后，接着是女工队伍。

女工队伍过去了；

农妇队伍过去了；

女学生队伍过去了；

女共青团队伍过去了……

(幻出)

黄慕兰：“这时，手拿照相机的黄震龙指使一群风尘女子手里挥舞着纸制的小红旗，高呼‘铲除封建思想！’‘妇女解放

万岁！’等口号一拥而出。我见状急忙指示纠察队员制止，可黄震龙手里的照相机对着那些风尘女子已经多次闪动快门了。”

陈其寿愤愤地：“国民党这帮混蛋成天骂共产党这么坏那么坏，原来尽是在造谣！”

陈志皋：“何止造谣呢，他们还借消除‘赤祸’之名，图财害命，滥捕滥杀无辜。”

孙晓村：“最近居然把黄女士的表亲也给捕去了！”

陈其寿问黄慕兰：“真有这么回事？”

黄慕兰：“有呀，捕去关在龙华监狱里了！”

陈其寿对陈志皋：“你给龙华监狱的负责人打个电话，就说我有要事，叫他很快来这里一趟！”

2 陈其寿餐厅 内 日

陈其寿、陈志皋、黄慕兰和孙晓村推杯换盏吃着喝着。

陈其寿：“黄女士有这样经历真不简单呀！”

陈志皋亦点头称赞道：“不简单！不简单！”

孙晓村：“何止这些，黄女士还是一位武林高手呢！”

(幻入)

汉口市新世界剧场 内 夜

汉口市妇女协会庆祝北伐胜利文艺晚会上，一阵开台锣鼓后，黄慕兰身穿火红的武功服，左挎黑漆雕弓，右佩镶金箭囊，手持雪亮的双龙大刀，随着三起头的锣鼓声，一阵碎步绕场；接着一个飞身箭步展刀亮相。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，黄慕兰上跃下叉，左劈右砍，前冲后击，如蛟龙出水、似猛虎下山，矫健勇猛，大刀的道道寒光与飞动的红色武功服闪耀着一幅幅绝妙画卷，台下将士看得无不痴如呆。

(幻出)

陈其寿惊奇地：“没想到这黄女士这么了不起，我老眼昏花，有目无珠，抱歉，抱歉！”

黄慕兰：“那是小时候父亲教我的‘大刀王五’的马刀功夫……”

正说着龙华监狱的负责人喘着气进来了。

陈其寿劈头就问：“你们这些人成天抓共产党，哪能有那么多共产党？把几个老百姓全抓完谁还来供养你们？”

那负责人被问得莫名其妙：“老太爷，您……您说的哪个罪犯，我们正在审理中，如果没有太大的罪过……”

陈其寿：“你说他是罪犯可有什么证据？”

那负责人：“没……没有！”

陈其寿：“没有证据怎么就敢捕人？你们捕人就这么随便？”

那负责人：“那，那是他们干的！”

陈其寿：“我告诉你，那人根本不是什么罪犯！”接着指了指黄慕兰：“他是我这个新过房女儿的表亲！据我女儿讲，她那位表亲是个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你们欺负这样的人也不怕造孽？”

那位负责人连忙：“老太爷，既然是这么回事，我回去就让放人！”

3 上海贺昌居室 内 夜

贺昌竖起大拇指高兴异常地对黄慕兰：“太好了，你为党办了一件大好事！”

黄慕兰亦万分高兴地：“陈老师向那位负责人介绍我时，还说我是他的干女儿呢！”

贺昌：“那就真拜他为干爹吧，你说呢？”

4 上海福兴商号二楼 内 日

贺昌对黄慕兰：“你拿着礼物去拜干爹时，就说这是你父母的意见。父母担心你一个弱女子在上海谋生不容易，说如果能得到像陈家那样有地位、有身份人的照顾，他们两位老人在家就放心了。”

黄慕兰点点头。

5 上海豪华的鸿运大酒楼里 内 日

陈其寿在为干女儿过房举行庆典。一桌连一桌的衣着十分富丽的人们吆五喝六正吃喝得热闹。

黄慕兰与陈其寿、黄金荣等共坐一席。

席间一人：“黄小姐才华横溢诚为难得，让我们为陈老太爷能有如此掌珠之喜再干一杯！”

众皆举杯而饮。

黄金荣看着黄慕兰喝得精光的杯子：“黄小姐不仅有才华，而且很海量啊！”

字幕叠出：上海闻人黄金荣

黄慕兰：“人不是常说‘湘女善饮’吗？我是湘南人嘛！”

黄金荣：“我今天是确信‘唯楚有才’了。有幸相遇，来，咱俩也干一杯！”

“好！”黄慕兰说着与黄金荣举杯共饮，一饮而尽。

众：“女中豪杰，佩服佩服！”

黄慕兰抱拳答谢：“谢谢各位夸奖！”

黄金荣对黄慕兰：“陈老太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有事，只管吩咐！”

6 上海霞飞路黄慕兰新居室 内 日

黄慕兰在看陈家那两个孩子的作业，突然有信号式的敲门声。她站起身来把门打开。潘汉年急急忙忙地走进来。

黄慕兰：“哎呀，小开嘛，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！”

潘汉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是恩来同志让我来向你求援哪！”

字幕叠出：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

黄慕兰：“怎么‘文委’内部闹矛盾了？”

潘汉年：“不，我现在不在‘文委’了，已经接替陈赓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了。”

黄慕兰：“你一向搞文化工作，怎么突然搞起了情报？”

潘汉年：“嗨，我也没想到呀！顾顺章叛变以后，原情报科里陈赓等主要人员都没法继续干了，这工作十分急迫，中央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，只好把我驴子当作马来使了！”

黄慕兰：“噢，原来你是临危受命啊！”

潘汉年：“可给我遗留下来的是一张十分残破的情报网。原来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情报内线杨登瀛也因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了，可那个地方必须得有人，因此特来求助于你。”

黄慕兰难为情地：“可公共租界巡捕房里我也没有相识呀！”

潘汉年：“恩来的意思是，看你是不是能通过陈律师的关系……”

7 上海一家高档餐馆单间 内 日

陈志皋热情地邀请宋子白和黄慕兰就座：“来，请坐，请坐，都是自家人不客气！”

举止粗俗的宋子白实在管束不住自己的眼睛，热辣辣地直往黄慕兰脸上盯。

陈志皋连忙给宋子白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的朋友——互济会黄女士。”

说着又转向黄慕兰：“这位是我的朋友——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宋子白。”

黄慕兰落落大方地伸出手和宋子白握了握手：“你好，宋探长，认识你非常高兴！”

宋子白当即欢喜得不知了轻重，急忙从怀里掏出自己的一张名片，双手捧给黄慕兰，两眼眯成一道缝：“非常高兴交黄女士这样的朋友，这上面住址、电话号码都有，黄女士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本人一定尽力效劳！”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黄慕兰，企望黄慕兰也以名片回赠。黄慕兰却微笑着不再说什么。

陈志皋满起三盅酒连忙相劝：“来喝，咱们一起干杯！”

三人一齐举起酒杯。

8 那家高档餐馆收银台前 内 日

宋子白喝得满脸红晕，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抢着要付账。

陈志皋上前拦住：“我请客怎么能让你花钱！”说着急忙付款。

宋子白：“也好，过两天我回请，你们二位可一定得赏光啊！”

陈志皋：“那就要看人家黄小姐的了。”

黄慕兰：“还是让我来请吧。我们互济会的不少事情日后或许还得请宋探长帮忙哩！”

宋子白拍拍胸膛：“黄女士看得起我，我姓宋的，两肋插刀……”

9 陈志皋律师事务所 内 日

墙上挂着上海法商电车工会全体工友赠送给陈志皋的上书“正义之光”四个大字的银盾。陈志皋在案头正忙着翻阅案件材料。

宋子白推门走进来亟不可耐地：“志皋啊，都好几天了，那个黄小姐怎么也不来打个照面，难道她真的就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”

陈志皋：“我可以帮你问一问。”

宋子白连忙感激地：“好！好！你尽快去问问她。”

陈志皋：“可以。不过，听说她好像是有什么政治背景的。宋探长，我只是介绍你们认识，别的可是没有多说什么啊！”

宋子白满不在乎地：“人家黄小姐看得起我，我就愿意做她的朋友。朋友就是朋友嘛，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